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甫著

外篇

人情

無所乘有所求即父子不相保也而況民乎有所

乘無所求即仇敵且相親也而況民乎

[illegible]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人情

無所樂有所苦即父子不相保也而况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即戎狄且相親也而况民乎

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已之過既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既盖藏之又搜索之試思

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乍見之患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人說己善則喜人說己過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

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一巨卿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回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露巳之美者惡分人之美者尤惡而況專人之美竊人之美乎吾黨戒之

守義禮者今人以為倨傲工諛侫者今人以為謙

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
悟大可笑也

愛人以德而令之譽人以德愛我而譽之此二人
者皆愚也

無可知處儘有可知之人而忽之謂之瞽可知處
儘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亦謂之瞽

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有四要路壞人氣質當
此地而不壞者可謂定守矣君門士大夫之利
衢也公門吏胥之利衢也市門商賈之利衢也

翰林吏部臺省四要路也有道者處之在在都是真我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狥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古人之相與也明目張膽推心置腹其未言也無先疑其既言也無後慮今人之相與也小心屏息藏意飾容其未言也懷疑畏其既言也觸禍

機哀哉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而與之披情愫論肝膈也哀哉彼亦示人以光明而以機阱陷人也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却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妬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

之禍

已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已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誣之已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大戮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

心

積威與積恩二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救積威之後寛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爲薄纔減毫髮則以爲怨恩極則窮窮則難繼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故威退爲福恩退爲禍恩進爲福威進爲禍聖人非靳恩也懼禍也濕薪之解也易燥薪之束也難聖人之靳恩也其愛人無已之至情調劑人情之微權也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多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有人情之識有物理之識有事體之識有事勢之識有事變之識有精細之識有濶大之識此皆不可兼也而事變之識爲難濶大之識爲貴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

理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交之道也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摭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已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耻行也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媿感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

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

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使人不少而

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

難矣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耻此

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于有司君

子犯律令刑于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

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

非至公之論也

情不足而文之以言其言不可親也誠不足而文之以貌其貌不足信也是以天下之事貴真真不容掩而見之言貌其可親可信也夫

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爲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爲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爲屈毀譽肆行則公道爲屈世之冀幸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慨夫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

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

美生愛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禮是聖人制底情不是聖人制底聖人緣情而生禮君子見禮而得情衆人以禮視禮而不知其情由是禮爲天下虛文而崇真者思棄之矣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鈇鑕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毋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殀稱人以桀紂盜蹠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却與桀紂盜蹠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非以拂之也聖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然順一時便一人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順狥一時弊萬世其拂人情者乃

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只是好己之善惡己之惡便不如此痛切

誠則無心無心則無迹無迹則人不疑即疑久將自消我一着意自然着迹着迹則兩相疑兩相疑則似者皆真故着意之害大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男女不相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兩誠故也繼母之慈嫡妻之惠不能脫然自忘人未必脫然相信則着意之故耳

一人運一甓其行疾一人運三甓其行遲又二人共輿十甓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四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

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死也

人情愈體悉愈有趣味物理愈玩索愈有入頭
不怕多感只怕愛感世之逐逐戀戀皆愛感者也
人情之險也極矣一令貪上官欲論之而事泄彼
陽以他事得罪上官避嫌遂不敢論世謂之箝
口計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爲世俗之念
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疎余自君此語甚
有趣向與遲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
深耳孔孟顏思我輩平生何嘗一接只今誦讀

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家人父子相依何
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
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踈哉若相與而善念生
相遠而欲心長即旦暮一生濟得甚事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物理

鴟鴞其本聲也如鵲鳩然第其聲可憎聞者以為不祥毋彈殺之夫物之飛鳴何嘗擇地哉集屋鳴屋集樹鳴樹彼鳴屋者主人疑之矣不知其鳴于野樹主何人不祥也至於犬人行鼠人言豕人立真大異事然不祥在物無與於人即使

於人爲凶然亦不過感戾氣而呈兆在物亦莫知所以然耳盖鬼神愛人每示人以趨避之幾人能恐懼脩省則可轉禍爲福如景公之退熒星高宗之枯桑穀妖不勝德理氣必然然則妖異之呈兆即著龜之告繇是吾師也何深惡而痛去之哉

春夏秋冬不是四箇天東西南北不是四箇地温凉寒熱不是四箇氣喜怒哀樂不是四箇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戶者不

必遊覽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應徵乃見者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是故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脩之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

哉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之氣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爲山河爲巨體之物得遊散纖細之氣質者爲蟻蠓蚊蟣蝨蠢動之虫爲苔蘚萍蓬蒙茸之草

入釘惟恐其不堅援釘惟恐其不出下鎻惟恐其不嚴開鎻惟恐其不易

以恒常度氣數以知識定窮寘皆造化之所笑者

豈造化亦定不得造化尚聽命於自然而況爲
造化所造化者乎堪輿星卜諸書皆屢中者也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
有贅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
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
註疏二十一史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
雋腴如四書六經集註通鑑之類此謂要書當
時務中機宜用之而物阜民安功成事濟此謂
經世之書言雖近理而掇拾陳言不足以羽翼

經史是謂贅書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迂儒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夸張是謂敗俗之書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涉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

火不自知其熱冰不自知其寒鵰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
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
萬物得氣之先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
可圖諸座右
薰香蕕殠蕕圂不可有薰也是多了的不如無臭
無臭者臭之毋也
聖人因蛛而知網罟蛛非學聖人而布絲也因鼅

而悟作繩蠅非學聖人而交足也物者天能聖

人者人能

執火不焦指輪圓不及下者速也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廣諭

劍長三尺用在一絲之銛刃筆長三寸用在一端之銳毫其餘皆無用之羨物也雖然使劍與筆但有其銛者銳者焉則其用不可施則知無用者有用之資有用者無用之施易牙不能無爨子歐冶不能無砧手工輸不能無鑽厮苟不能

無則與有用者等也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

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出而四顧則始覺其大矣雖然雲木礙眼所見猶拘也登泰山之巔則覩天莫知其際矣雖然不如身遊八極之表心通九垓之外天在胸中如太倉一粒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

着味非至味也故玄酒爲五味先着色非至色也故太素爲五色主着象非至象也故無象爲萬象毋着力非至力也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着

情非至情也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着心非至心也故聖人應萬事而不有

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盖萃一身之元氣血脈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貧可以懼矣

有國家者厚下恤民非獨為民也辟之於墉廣其下削其上乃可固也辟之於木溉其本剔其末乃可茂也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可畏也夫

天下之勢積漸成之也無忽一毫輿羽折軸者積也無忽寒露尋至堅冰者漸也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亡不出積漸二字積之微漸之始可為寒心哉

火之大灼者無煙水之順流者無聲人之情平者無語

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即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

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人有畏更衣之寒而恐一歲之凍懼一鍼之痛而甘必死之瘍者一勞永逸可與有識者道

齒之齧比不嫌于相逼固有故也落而補之則覺有物矣夫惟固有者多不得少不得

嬰珠珮玉服錦曳羅而餓死于室中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是以明王貴用物而誅尚無用者

元氣已虛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慎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也有天下國家者可惕然懼矣

以果下車駕騏驥以盆池水養蛟龍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善官人者笑之

水千流萬派始於一源木千枝萬葉出於一本人千酬萬應發於一心身千病萬症根於一臟眩

於千萬舉世之大迷也直指原頭智者之獨見
也故病治一而千萬皆除政理一而千萬皆舉
矣

水鑑燈燭日月眼世世間惟此五照宜謂五明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合勺之微斛
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
以爲長者也

人中黃之穢天靈盖之凶人人畏惡之矣卧病于
床命在須臾片腦蘇合玉屑金泊固有視爲無

用之物而唯彼之亟亟者時有所需也膠柱用人於緩急之際良可悲矣

長戟利於錐而戟不可以爲錐猛虎勇於貍而虎不可以爲貍用小者無取於大猶用大者無取於小二者不可以相誚也

夭喬之物利於水澤土燥烈天暵乾固枯槁矣然沃以鹵水則黃沃以油漿則病沃以沸湯則死惟井水則生又不如河水之王雖然倘浸漬汪洋泥淖經月惟水物則生其他未有不死者用

恩顧不難哉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爲鑑爲尺爲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氷凌燒不熟石砂蒸不黏

火性空故以蘭麝投之則香以毛骨投之則殠水性空故烹茶則清苦煮肉則腥羶無我故也無我故能物物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則物矣物與物交兩無賓主同歸於雜如煑肉於

茶投毛骨於蘭麝是謂渾淆駁雜物且不物況
語道乎
大車滿載鼓勁千萬集焉其去其來無加於重輕
也
蒼松古柏與夭桃穠李爭妍重較鸞鑣與衡車獵
馬爭步豈直不能亦可醜矣
射之不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
筆無罪墨無罪紙無罪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

者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
然抵死不開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
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
窓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
浪其所托者然也
人有饋一木者家僮曰留以爲梁余曰木小不堪
也僮曰留以爲棟余曰木大不宜也僮笑曰木
一也忽病其大又病其小余曰小子聽之物各
有宜用也言各有攸當也豈惟木哉他日爲余

生炭滿爐烘人余曰太多矣乃盡濕之留星星三二點欲明欲滅余曰太少矣僮怨曰火一也既嫌其多又嫌其少余曰小子聽之情各有所適也事各有所量也豈惟火哉

海投以汚穢投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採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

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撮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不虛而應物亦然故禪家嘗教人空諸有而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有發而中節之和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詹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惡言如鴟梟之嗷閒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
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慎歟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
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
也二體且難分況一念而可雜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雖童子
不能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滹沱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莫矣僚友問輿夫
去路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憮然少間又問尚有

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迫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憩車中既下車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戶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兄討得便宜多也問卜筮者亦然天下豈有見不下迫而強自催生之理乎大抵皆揠苗之見也

進香呼佛某不禁同僚非之余憮然曰王道荊榛而後蹊徑多彼所爲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爲何可弗禁所賴者緣是以自戒而不敢爲惡

也故歲饑不禁草木之實待年豐彼自不食矣
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而已矣三
字旨哉玅哉涵蓄多少趣味

日食膾炙者日見其美若不可一日無素食三月
聞肉味秖覺其腥矣今與膾炙人言腥豈不訝
哉

鈎吻砒霜也都治病看是甚麼醫手

家家有路到長安莫辨東西與南北

一薪無焰而百枝之束燎原一泉無渠而萬泉之

會溢海

鐘一鳴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而聲非不足使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無一人聞之而聲非有餘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此一貫之說也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藝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

某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某

曰雖婦人孺子未嘗不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齁鼾驚隣而聽者不聞垢汚滿背而負者不見

愛尫瘦而撫摩之鮮不受其毒矣惡虎豹而搏之

鮮不受其噬矣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

玄竒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闇大之

疾醫以充實

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朘月削損于平日而

貧于一旦不咎其積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

子重小損矜細行防微敝

上等手段用賊其次拏賊其次躲着賊走

曳新屨者行必擇地苟擇地而行則屨可以常新矣

被桐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獨立

坐對明燈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真是故君子貴處幽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

病人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寫字得經世宰物之法

不知天地觀四時不知四時觀萬物四時分成是四截總是一氣呼吸譬如釜水寒溫熱凉隨火之有無而變不可謂之四水萬物分來是萬種總來一氣薰陶譬如一樹花大小後先隨氣之完欠而成不可謂之殊花

陽主動動生燥有得于陽則袒裼可以卧氷雪陰

主靜靜生寒有得于靜則盛暑可以衣裘褐君子有得于道焉往而不裕如裁外若可撓必內無所得者也

或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鷏鴒語生言化也鳥孚生氣化也鱉思生神化也

天道漸則生蹶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冬燠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斂皆蹶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只一條線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滿眼景物都生色到處鬼神都嚮應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廟堂之上最要蕩蕩平平寧留有餘不盡之意無爲一著快心之事或者不然予言予曰君見懸

墜乎懸墜者以一線繫重物下垂往來不定者也當兩壁之間人以一手撼之撞於東壁重則反於西壁亦重無撞而不反之理無撞重而反輕之理待其定也中懸而止君快於東壁之一撞而不慮西壁之一反乎國家以無事爲福無心處事當可而止則無事矣

地以一氣噓萬物而使之生而物之受其氣者早暮不同則物之性殊也氣無早暮夭喬不同物之體殊也氣無夭喬甘苦不同物之味殊也氣

無甘苦紅白不同物之色殊也氣無紅白榮悴不同物之稟遇殊也氣無榮悴盡吾發育之力滿物各足之分量順吾生植之道聽其取足之多寡如此而已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應者如何只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四時之氣先感萬物而萬物應所以應者何也天地萬物一氣也故春感而糞壤氣升雨感而礎石先潤磁石動而鍼轉陽燧映而火生況有知乎格天動物只是這箇道理

積衰之難振也如痿人之不能起然者久痿須補養之使之漸起若新痿須鍼灸之使之驟起

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不如精其一之爲約二而精之萬全之慮也

我之子我憐之隣人之子隣人憐之非我非隣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爲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覩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番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惜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奚必我乘也嗚呼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

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纔成大世界

膻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太羹玄酒不至膻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玄酒雖驅之不至也膻炙徹而蠅不得不趨于太羹玄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箇末好容易底

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常言三代之民與禮教習若有奸宄然後麗刑如腹與菽粟偶一失調始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𨚫以四物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痎悖而反生他症矣𨚫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

兼攻兼補以攻爲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刺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御虜以繁弱授蒙瞍而使之中的其不勝任授者之罪也

道途不治不責婦人中饋不治不責僕夫各有所官也

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畔入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

以横墻十步一堵堵數十焉行者避墻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成路田家無計乃蹲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墻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墻而使之通猶得省于墻之更西者乎予笑曰更有竒法以築墻之土塾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于道之西者乎安用墻爲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纍之以紙人必拾之矣

寸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穩卓脚者於平處着力益甚其不平不平有二有兩隅不平有一隅不平於不平少處着力必致其欹斜

極必反自然之勢也故繩過絞則反轉擲過急則反射無知之物尚爾勢使然也

是把鑰匙都開底鎖只看撥簧不撥簧

蜀道不難有難於蜀道者只要在入得步得步則
蜀道若周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矣

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絶壁之道而不傾跌者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
於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
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却是險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
之質譬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草得之而

為柔木得之而為剛不能使草之為木而木之為草也是故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矣而不通變君子不法焉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之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為人也而實自為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

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謗讟儻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兩物交必有聲兩人交必有爭有聲兩剛之故也兩柔則無聲一柔一剛亦無聲矣有爭兩貪之故也兩讓則無爭一貪一讓亦無爭矣抑有進焉一柔可以馴剛一讓可以化貪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密也人身內堅而外密何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即入一隙物虛一寸水即入一寸

人有兄弟爭長者其一生於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其一生於乙丑二月初三日一曰我多汝一歲一曰我多汝月與日不決訟於有司有司無以自斷曰汝兩人者均平不相兄更不然遞相兄可也 此河圖太行對待流行之全數

撻人者撻也而受撻者不怨撻殺人者刃也而受

殺者不怨刃

人間等子多不準自有準等見人又不識我自是定等子底人用底是時行天平法馬

頸檠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熟只愁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煮砂可使爲水作泥而今冷竈清鍋却恁空忙作甚

王酒者京師富店也樹百尺之竿揭金書之帘羅

王相之器繪五楹之室出十石之壺名其館曰五美飲者爭趨之也然而酒惡明日酒惡之名徧都市又明日門外有張羅者于嘆曰噫王酒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惡之實自取窮也夫京師之市酒者不減萬家其爲酒惡者多矣必人人嘗之人人始知之待人人知之巳三二歲矣彼無所表著以彰其惡而飲者亦無所指記以名其惡也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朱酒者酒美亦無所表著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或曰爲

酒者將揜名以售其惡乎曰二者吾不居焉吾居朱氏夫名爲善之累也故藏脩者惡之彼朱酒者無名何害其爲美酒哉

有膾炙於此一人曰鹹一人曰酸一人曰淡一人曰辛一人曰精一人曰粗一人曰生一人曰熟一人曰適口未知誰是質之易牙而味定矣夫明知易牙之知味而未必巳口之信從人之情也况世未必有易牙而易牙又未易識識之又未必信從巳嗚呼是非之難一久矣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水至清不掩魚鰤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緇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世道之賊而禍之藪也故渾淪無所不包幽晦無所不藏

一人入餠肆問餠直幾何館人曰餠一錢一食數餠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餠不用麪乎應麪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

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一人買布一疋價錢百五十令染人青之染人曰欲青錢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又不與吾訟汝買布者懼跽而懇之曰我布值已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釋之

無鹽而脂粉猶可言也西施而脂粉不仁甚矣

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聲似賢節意甚憐之友人曰子得無視婦女乎曰非視也見也大都廣衢之中好醜雜沓情態繽紛入吾目者千般萬狀不可勝數也吾何嘗視吾何嘗不見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夫能使聰明不爲所留心志不爲所引如風聲日影然何害其爲見哉子欲入市而閉目乎將有所擇而見乎雖然吾猶感心也見可惡而惡之見可哀而哀之見可好而好之雖情性之正猶感也感則人無感則

天感之正者聖人感之雜者衆人感之邪者小人君子不能無感愼其所以感之者此謂動處試靜亂中見治工夫效驗都在這裏

嘗與友人遊園品題衆芳渠以艷色濃香爲第一余曰濃香不如清香清香不若無香之爲香艷色不如淺色淺色不如白色之爲色友人曰既謂之花不厭濃艷矣余曰花也而能淡素豈不爲尤難哉若松栢本淡素則不須稱矣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而留毒五

臟以賊元氣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主人亦可寒心矣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宦官滅而董卓起

一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而惡素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廐閑有少年面白者善諧謔以朱塗面入主人驚問生曰知翁之惡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滿座大笑主人媿而改之

有過彭澤者値盛夏風濤拍天及其反也則隆冬
矣堅氷可履問舊館人此何所也曰彭澤怒曰
欺我哉吾始過彭澤可舟也而今可車始也水
活潑而今堅結無一似昔也而君曰彭澤欺我
哉

人有夫婦將他出者托僕守戶愛子在床火延寢
室及歸婦人震號其夫環庭追僕而杖之當是
時也汲水撲火其兒尚可免與

發去木一段造神櫝一鏡臺一脚榻一錫五斤造

香爐一酒壺一溺器一此造物之象也一段之木五斤之錫初無貴賤

榮辱之等賦畀之初無心而成形之後各殊

造物者亦不知莫之爲而爲耳木造物之不

還者貧賤憂戚當安於有生之初錫造物

之循環者富貴福澤莫恃爲固有之物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　叔簡父著

外篇

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爲文者吾惑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爲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

以之覆瓿矣

詩詞文賦都要有個憂君愛國之意濟人利物之心春風舞雩之趣達天見性之精不爲贅言不襲餘緒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狥偏執

一先達爲文示予令改之予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予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

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

議論之家旁引根據然而據傳莫如據經據經莫
如據理

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一曰天分語身爲道鑄
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無所爲生知安行之聖
人二曰性分語理所當然職所當盡務滿分量
斃而後已學知利行之聖人三曰是非語爲善
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以勸賢者四曰利害
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衆人

五曰權變語托詞畫策以應務六曰威令語五刑以防淫七曰無柰語五兵以禁亂此語之外皆亂道之談也學者之所務辨也

疎狂之人多豪與其詩雄讀之令人灑落有起懦之功清逸之人多芳與其詩俊讀之令人自愛脫麁鄙之態沉潛之人多幽與其詩澹讀之令人寂靜動深遠之思冲淡之人多雅與其詩老讀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氣

愁紅怨綠是兒女語對白抽黃是騷墨語嘆老嗟

甲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艱語深辭險句恠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識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奧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

之言

真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端莊而和氣自在草字要如聖人應物進退存亡辭受取予變化不測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歸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聖人作經有指時物者有指時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論心事者當時精意與身往矣話言所遺不能寫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一己之意見度之不得則強爲訓詁嗚呼漢宋諸儒不

生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十一然以章合附
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
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
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
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
所能形容漢宋以來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
章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

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理物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豈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茲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泥傳離經勉從強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尚改誠意註說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

所攻寧止誠意章哉
聖人之言簡淡明直中有無窮之味大羹玄酒也
賢人之言一見便透而理趣充溢讀之使人豁
然膾炙珍羞也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答無一字
不可爲訓賢者深沉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
易心而語始免于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
狂迷醉夢語也終日言無一字近道何以多爲
詩低處在覓故事尋對頭高處在寫胸中自得之

趣說眼前見在之景

自孔子時便說史不關文又曰文勝質則史把史字就作了一僞字看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亾足為法戒至於是非真僞總是除外底譬之聽戲文一般何須問他真假只是足為感創便於風化有關但有一樁可恨處只緣當真看把僞底當真只緣當僞看又把真底當僞這裏便宜了多少小人虧枉了多少君子

詩辭要如哭笑發乎情之不容已則真切而有味

果眞矣不必較工拙後世只要學詩辭然工而
失眞非詩辭之本意矣故詩辭以情眞切語自
然者爲第一

古人無無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爲言
其發言也不得不成而爲文所謂因文見道者
也其文之古今工拙無論唐宋以來漸尚文章
然猶以道飾文意雖非古而文猶可傳後世則
專爲文章矣工其辭語渙其波瀾鍊其字句恠
其機軸深其意指而道則破碎支離晦盲否塞

矣是道之賊也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疎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太玄雖終身不看亦可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真才更爲可嘆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

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跳躑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巽輭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脩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陰險之病其文冲澹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

病其文變化者其人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恠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飣餖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紛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業舉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狥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己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既成本然之天不

露而校文者亦迭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
異瞎摸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豈
不難哉隆慶戊辰永城胡君格誠登第三場文
字皆塗抹過半西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人
皆咲之後余閱其卷乃嘆曰塗抹即盡棄擲不
能何者其荒疎狂誕繩之以舉業自當落地而
一叚雄偉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傑如
對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
羈之才難挫之氣吞牛食象倒海衝山自非尋

常庸衆人惜也以不合世調竟使沉淪余因拈出以爲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也

萬曆丙戌而後舉業文字如晦夜濃陰封地穴閉目蒙被滅燈光又如墓中人說鬼話顛狂人說風話伏章人說天話又如楞嚴孔雀咒語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處纔中到自家不省得處纔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趨於魑魅魍魎矣或曰文章關甚麼人心世道

嗟嗟此醉生夢死語也國家以文取士非取其
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
若此矣謂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
且錄其人曰中式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試問
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謂文理平通明順典實者也今以編造
瞞濫妄誕放恣之辭爲式悖典甚矣今之選試
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順典實之
文其典試也安得不黜明順典實之士乎人心

巧僞皆此文爲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誰人道不過仰屋長太息而已使禮曹禮科得正大光明執持風力之士無所畏狥重一懲創一兩科後無劉幾矣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巳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嘗見

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耻之

呻吟語卷之六終

是奚人之衣冠而責其人以為文貴理勝
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存倣於何乎
聞以希博洽之譽者識者耻之

呻吟語卷之六終